

浪 鼓 烟

泓莹 著

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鼓浪烟

泓莹
著

飞之

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鼓浪烟云/泓莹著. —福州: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,
2007. 6

ISBN 978-7-80691-319-2

I. 鼓… II. 泓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95204号

责任编辑: 赖小兵

装帧设计: 郑必新

鼓浪烟云

作 者: 泓莹

出版发行: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出版中心12层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5. 25

字 数: 430千字

图 片: 77幅

版 次: 200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—5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319-2/I · 29

定 价: 38. 00元

目录

004	第 一 章	走南洋
014	第 二 章	答哩女孩伊丽
028	第 三 章	唐山客氏
035	第 四 章	鼓浪洞天
052	第 五 章	两头家
066	第 六 章	侨迁之喜
078	第 七 章	宝珠管家
087	第 八 章	虎疫凶猛
100	第 九 章	头盘商
106	第 十 章	太阳出世
121	第 十 一 章	落月归山
131	第 十 二 章	客氏过番
145	第 十 三 章	秋声出嫁
155	第 十 四 章	答哩风云
173	第 十 五 章	鼓浪烟雨
189	第 十 六 章	男婚女嫁
210	第 十 七 章	土匪的乌单
224	第 十 八 章	答哩糖王的烦恼
236	第 十 九 章	唐山盛宴
246	第 二 十 章	闽南枭雄
263	第 二 十 一 章	走马灯
276	第 二 十 二 章	漩流
292	第 二 十 三 章	罂粟成熟
307	第 二 十 四 章	东边日头西边雨
318	第 二 十 五 章	天海堂
330	第 二 十 六 章	妍婴出洋
342	第 二 十 七 章	十九路军入闽
355	第 二 十 八 章	绑票
365	第 二 十 九 章	刺桐王猫五的葬礼
374	第 三 十 章	私奔
384	第 三 十 一 章	血色黄昏

第一章 走南洋

鼓浪烟云

004

七月流火，午间知了在浓密树荫里滋啦滋啦作响，保生大帝面前的蒲团上，跪着金沙后生苏旬，他未满十六，颊脂未褪，身子骨还很稚嫩，却是天庭饱满，器宇轩昂，他乌黑油亮的大辫从胸前流泻到地上，沉甸甸地，显然，他毛发无比旺盛。苏旬在这岛上已经游逛了三天。他在烈日下跪拜许久。

躲在树荫下的同乡乌石喊道：阿旬，阿旬！

苏旬只顾沉浸在自己思乡情绪里，乌石急起来，一甩大辫闯过来，摸摸苏旬周正的脑袋，啊呀，你中暑了罢，叫都不应，着魔啦？跟我回去，叫月姑弄点正气散调理一下！苏旬仰头，乌石兄，你帮我找个头路，赚点出洋的船费。乌石说，此时六月，离行船的日子还早，阿旬，你吃教罢，信了教要在这岛上找头路容易。

我自幼信佛，好好的信什么洋教？

我不是告诉你找头路容易嘛。

苏旬笑道，乌石，要信洋教你自己信，甬拉着我，爹妈在堂，祖宗在上，怪罪下来我阿旬担当不起。乌石强硬地把他拉起来，走走，有话到阴凉的地方说，你要热死了，世伯那里我没法交代。

乌石将苏旬拖到榕树下，吃了几碗在井水里沁得凉浸浸的豆花。苏旬说，唉，我也不能老吃你的。乌石看了他一会儿，唉，你要真想出洋，我一会儿带你住苏家岷栈（注1）去，你知道苏理元么？那也是我们金沙人，生在南洋，几乎就是番仔，他爹爹很早就在鹭港开了个岷栈，他们有帆船队，那青头船很大啦，他们办货，也带人，你缺盘缠，不要去坐洋人的火轮，跟他们走就是了，七七起程，中秋就到了南洋。你就去罢，横竖你好歹会剃头，到南洋谋生容易。

乌石啊，我们一起走吧？

我走了，月姑咋办？女人家，脚虽然是放过的，到底是不方便，我们在大宫口做些刺绣，钉些木屐，卖些凉水豆花，日子还过得去，孩子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呢。

苏旬有些惊讶，女孩儿也读书么？乌石反唇道，洋人的女孩能读书，我们的女孩儿为什么不能读书？我们月姑在妇学里学白话（注2），都会读《圣经》了呢。

什么是白话？

会说闽南话就能读的，乌石从枕边取来白话《圣经》，你是识字的，你看看。苏旬翻了几页，茫然不知所云，大为惊奇，噫呀，字字像蝌蚪，乌石，这是天书啊。

这有什么，很容易的。

你读给我听听嘛。

这个，乌石搔着脑袋半天读不出个所以然，愣了一愣，啊，阿旬，你这不是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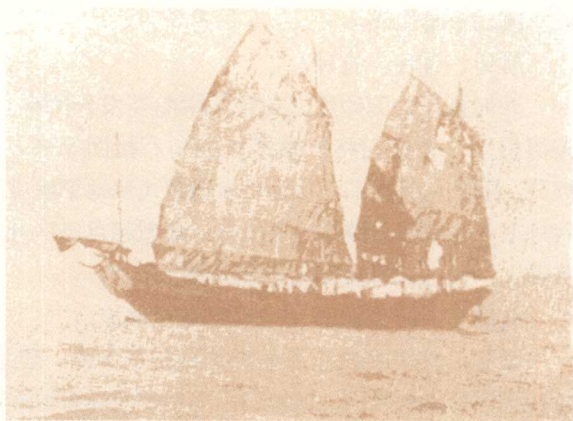
难我嘛，我不又是妇人，不读妇学的。苏旬朗声笑道，没啥，没啥，乌石兄，只是听你的口气，倒像个饱学诗书的儒生。

你这小兔崽子！

苏旬目不转睛望着在四眼井边忙活的月姑，骨格清奇的月姑是南太武山下下来的月港人，居鼓浪屿有几代了，她的小脚入洋教后就放了，穿着娇小便鞋，浓密黑发挽了个洁净大髻，明眸皓齿，清风拂动她月白滚乌边的衣襟，动作敏捷，体态姣美无比，连过路的洋人都不时微笑注目。

喂喂，阿旬，那是我李乌石的老婆，不是你的，乌石促狭地，小兔崽子，月姑再大两岁，可做你妈了呢。苏旬脸色微红，赶快转身帮乌石打理店铺，他手脚勤快，一会儿就窗明几净，乌石赞叹不已，唉，我本钱不够大，否则就把你留下做帮手，走吧，跟我到苏家岷栈去。

晚潮上来了，岷栈边的鹭港深水澎湃，舶着无数走南洋的三桅大船，船头多半是深邃的黛绿，朱红的则是广东船，闽省的船都叫青头，青头只只都是番木桅，尖深的船底，桐油吃得很透，不腐不漏。



青头船 图片出处：《厦门旧影》

乌石款款介绍道，这青头船东洋西洋都去得。苏家在南洋有资产千万，听说单单这款大船就有二十多只，阿旬，你坐青头船出洋，四五十天就能到星洲。这时苏旬见一西装革履的翩翩少年走出岷栈旁边的洋行，乌石悄声说，阿旬，这就是苏理元，你看，要不是脚杆短了一点，几乎跟洋人一个模样嘛，到底是南洋回来的，长衫和辫子似乎都可以不要了呢。他有辫子的。

可你看辫子竟盘成那样了，跟脚夫有什么两样嘛！乌石的口气中有一点点鄙夷，苏旬好笑地，乌石，你洋教都可以入，人家自然也可以穿西装呀。

乌石从背后击了他一掌，两个人走进岷栈。

掌柜的倒是长衫马褂，听苏旬说完缘由，道，没问题，正好有一批台湾樟脑，我们少主亲自押送，风一起就走，你就在栈里住着罢。乌石忙说住免了免了，阿旬住在我那儿就行。掌柜的说，也好，你天天傍晚过来打问就是。

乌石见阿旬签字画押十分老练，就羡慕地说，还是读点书好啊，我要有读书也做得大事儿了。苏旬说，可惜我是读得太少了！家里穷，没有办法。乌石，我还是在

这儿住着吧，这双桨儿过渡，怪麻烦的，费用也大得很呢。

乌石瞪眼道，总得在我家住几日吧，横竖风还没起呢，你急啥？我会看相辨天，你放心！

于是苏甸就待在鼓浪屿，除了替乌石做点活儿，就在岛上游游逛逛，有时打打零工，赚几个铜圆，买些新鲜鱼蔬让月姑做了，日落时分，与乌石在大榕树下乘凉呷酒。苏甸不大吃酒，他打来的酒每每是乌石喝着，乌石酒量也不大，几盅下肚，便泡功夫茶讲古，他一肚子的红毛白毛掌故，每每开讲，四周便围了一圈衔着指头的半大孩子。苏甸听多了，知道了岛子的大概，有一日，去英国领事馆做清洁回来，愤愤说，乌石兄，等我从南洋回来，要起一落大厝，让那些番仔惊得蓝眼珠子都掉出来！乌石这天原本就喝多了，闻言举杯疾走数里，对着英国领事馆的花坛撒了一泡清长的尿，哈哈大笑：

阿甸，有种，有种！

苏甸见高大的印度巡捕瞪起眼睛要发作的样子，便掏出铜圆，朝路边的惠安轿夫招招手，让他们将醉眼惺忪的乌石抬回家去，自己倒和华捕纠缠起来。他个小机灵，瞅空儿就跑了，从金带水海滩飞快地攀缘过岭，见落日余晖融成一片，不久，六月十五的满月圆铮铮跳了出来，他想起自己从金沙跑出来已有月余，一阵心酸，趁着没人，坐在鹿耳礁附近的相思树下流泪。

涨潮了，波涛汨汨在乌黑礁丛里洄流。

礁石上有髻龄孩儿用爪篱扒石花和海苔，碧绿的礁膜是喂猪的，石花可以卖给乌石这样的凉水摊贩，瞧他们小小年纪便知赚钱养家了。苏甸突然想起自己在金沙的父母兄弟，还有童养媳阿妍。他把阿妍与乌石美丽的月姑比了一比，正在裹足的阿妍细弱不堪，眼圈都是黑的。

浪涛汹涌漫过礁顶，孩子们都回家去了，苏甸郁郁往回走，翻过东山顶，拐进浓密相思树荫里，眼前古榕参天，他仰望月色中沐浴着天风的晃岩，心旌怦然而动，转身又向高涨的潮水奔去，坐在海边糙砺岩石上，浓郁树影掩映的岩石浑厚沧桑，澎湃的海水在月光下欢乐地沸腾着，他又一次热泪盈眶！

晚上，苏甸梦见自己已经到了南洋。



第二天，他到大宫抽了根上上签，正高兴呢，乌石拎着一斤福州鱼丸和一瓶火烈的高粱酒回来了，阿甸，你要走啦，要浮脚桶去罗，今晚咱哥俩再好好喝一杯！月姑瞪了夫君一眼，你自个想喝罢了，想喝日日都有借口的，男人呐！乌石嬉皮笑脸道，我只是喝几口，我乌石不抽乌烟不吃花酒，是少有的好男人呐！

苏甸欣喜不已，进屋收拾自己简单的行囊，几件换洗的衣服，一包乡井泥，几只银元。他听乌石公婆在窗外斗嘴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街头巷尾都说乌石怕老婆，其实乌石经常是要滑头的，苏甸大踏步走出去，嫂子，我们今天不让他喝，好么？

月姑却笑嘻嘻的，炒了本港鲜鱿，带鱼煎得黄澄澄的，一碟酒油葱的水捞空心菜，一碟凉拌蒜茸醋海蜇皮，猪蹄卤得润泽喷香，还有一大盆芹菜蚶珠炒米粉。乌石喜笑颜开，阿甸，月姑待你，真是没说的。月姑端着鱼丸汤嗔道，少贫嘴，你就是没正形，你看人家阿甸，年纪虽小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眉宇间还洋溢着几分文气。

哟，乌石大叫，你何时学会了看相？月姑却红了脸，不是我，是算命仙说的。乌石嬉皮笑脸，我们月姑不单会看病，还会看相啰。阿甸，告诉你，我们月姑祖上是阔过的，箱底有百年的老药方呢。苏甸此时已经满脑子的南洋，并未听清乌石唠叨些什么，他手脚勤快摆了碗筷，叫孩子们一起上桌，豆油灯跳了一跳，爆出一些火星来，乌石举起杯子来，果然好彩头，来，阿甸，我祝你顺风，这一去，我们可得有些年不见了。

八十吨的三桅青头船，挤着百来个赤膊的精壮后生，大家辫子都盘在头上。你好运气咧，乌石悄声对苏甸说，这是少主理元坐的船，舱底有货，否则坐的人将更多咧，阿甸，行船人劳碌命，你是要吃些苦的，愿基督保佑你！他将一个青布包搭在苏甸臂上，这是月姑特地去买的巴啷鱼干，新鲜的，还有菜脯，阿甸啊，这船上肯定没什么可吃的，拿着，有时可以压压饥。

苏甸眼眶一热，赶紧走上跳板，回头喊道：乌石，乌石，我混不出个人样儿就不回来见你；我今世要是回不来，来生也要报答你！

与苏甸腰身一般粗的桅杆都竖了起来，秋风鼓着船帆，船队很大，行得很快，浩浩荡荡如搬家的蚁群，出了鹭港，掠过浯屿，风浪愈发大了起来，苏甸站在海风吞吐的舱口，身体随波逐浪晃动，似乎听得吃水很深的松木龙骨吱吱咧咧的声响，他第一回坐这么大的船，新鲜而自在，不一会儿，沿着船舷惬意地走来走去，天蓝海蓝，都蓝得逼你的眼。

苏甸微笑着，宽阔光洁的额头在阳光下熠熠发亮，正在收绳的水手见他神采飞扬，诧异道，后生家，你不晕船呀，唐山新客不晕船，真是了得！苏甸笑嘻嘻走过去，帮他干活。吃透了猪血的缆绳蛮重，但他的腰板结实有力，两人一会儿便做完

了，水手捏了捏他的胳膊，嘿，身体蛮不错嘛，你看看舱里。

苏甸依言望去，吓了一跳，刚才还生猛鲜活的年轻后生，如今东倒西歪，吐得一地狼藉，苏甸惊叫道，哎，这可怎么办？水手说你少见多怪呢，刚上船都这样的，今日的浪不算大啦，大起来可是要人命的，后生家，你可天生是个当水手的料。

我可不要当水手。苏甸后退几步笑道，我大概真是五行缺水，见到这浩浩大洋，精气神儿都来啦，晕个鬼。肌肤黑红发亮的水手大笑，递给他一个青绿洋桃，两人吃着，惬意地倚在桅杆上看天看水，苏甸掏出鱼干请水手吃，水手说，呔，吃什么鱼干，我活鱼都吃腻了，他在苏甸的包里胡乱翻着，哟，这菜脯倒好，爽口，给一点嚼嚼，留着煮勒鱼汤也不错。苏甸说，哎，那鱼好肥，溅起一柱水花呢，水手笑道，那是海豚，它在追鱼吃呢。有海豚是吉兆，妈祖娘娘保佑我们呢。

苏甸喜笑颜开。

水手问他多大了，家里都还有什么人，苏甸一一回答，水手道，我叫阿根，鹭港人，在苏家船队有些年头了，我那儿还有个铺位，我去跟少主说一下，你过来和我做伴，看看能否给你省俩船钱。苏甸说，钱是该交的，活也是该做的，能让我欠着就已经很好。阿根说，咦，你这后生还满厚道的嘛。

苏甸搬到水手舱，白天帮阿根干活，夜里在水手舱听日夜与风浪做伴的水手们谈天说皇帝，更多是谈论他们现在可望不可及的女人，有妻室的水手们添油加醋，说些炽热下流的荤话，还是童男的苏甸耳热心跳，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有时他会说，阿根，咱们钓鱼去呀。阿根多半说到畅快处，笑嘻嘻地，要得，要得，菩萨保佑你这个小鬼崽子到南洋，钓一只胳膊腿儿都新鲜的美人鱼。

哄堂大笑。

苏甸仍然摸不着头脑，他喜欢现钓现煮的鱼生糙米粥，飘着黄油珠，鲜美无比，他往往食了一碗又一碗。阿根与众水手却早就吃腻吃烦了，他们渴望红烧猪蹄，香菇肉丝豆芽韭菜炒米粉，渴望绿色蔬菜，渴望一锅金黄喷香的油烟丝，船行几十日，阿根的烟早没了，恨恨地咬着烟嘴，狗日的加吉鱼，狗日的乌鲳，鲜亮亮，活跳跳，恁大，恁肥，要是现在上岸就好了，上岸卖好价咧，抽一袋好烟，泡一个水灵灵的靓妞咧！

苏甸一边听他们说话，一边飞快地刮鱼，切块下锅，煮沸，将火焐小了，糙米鱼汤微微冒泡，浓郁的鲜香弥漫在船舱里，苏甸心头便洋溢着无比快乐，金沙是闭塞的山镇，荤腥是很稀罕的，连咸鱼都是富贵人家才吃的。如今他日日食填精蕴髓的鲜鱼粥，心满意足，船行至星州上岸，他竟脸色黑红，筋骨强壮。

这小兔崽子真是当水手的料。

我不要当水手。

不当水手你只好去搭帮（注3）！

苏甸穿过绿油油的椰林，到阿根介绍的菜仔店搭帮，亚答叶屋顶的店，傍水面街，泥炉上刚刚煮沸浓咖啡，好香哦！欢眉喜眼的苏甸吸了吸鼻子，笑逐颜开，阿根耸一耸肩，坐了下来，倒一杯咖啡给苏甸，苏甸汲了一口，绵密的浓香直逼脑门子，奇怪啊，阿根，这南洋的地皮咋会动？我们真是骑在鲸鱼背上么？阿根大笑，真是青皮后生，阿甸，你不晕海，倒晕山呢，别担心，三两天后就好，来，见见碰婶，阿甸，碰婶的店是这街上生意最好，碰婶，阿甸在你这儿搭帮啦！

肤色漆黑的碰婶深目突唇，见到苏甸龇牙一笑，我这里专收唐山来的新客，你住下就是。

阿根嬉笑着，竟自到热闹街头寻快活去了。碰婶说，阿根是大玩家啦，他的银子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都丢到风流窟里啦。

苏甸过去替碰婶捅火吹风，炉火顿时亮得通红，紫铜水壶吱吱地响，柚木桌上又围了几个担香料和甘密的唐山客，坐在藤椅上欢声叫道，碰婶，碰婶，来几杯咖啡，一碟椰浆米糕，一瓮阿莲酒，你们碰叔还没回来么？

我们碰叔到处风流去啦，碰婶笑吟吟吩咐苏甸端盘送碗，逼仄的小店热火起来。

哟，好精神的后生，你与碰婶搭帮，会发达的，碰婶是这街上心地最好的妇人。

忙过一阵，吃过夜饭，碰婶让苏甸把行囊搁里屋去，苏甸把银子揣到怀里，泥巴放到枕头下，老得龇牙咧嘴的藤床油亮亮的，也不知睡过了多少人！

碰婶是地道的土番，说起土话叽叽咕咕很快，说唐山话舌头就有些短，她说，阿甸，你要赶快学说话，不学说话你在南洋赚不到吃的。苏甸恭恭敬敬给碰婶作了个揖，碰婶。我来南洋，第一个师傅就是你了。

晚云倚在海平面上，松松卷着，烧红了半边天，舢板吱呀，劳累一天的渔人归来，就立在街边卖生猛鱼鲜，一只驳船却向远方驶去，满载着胡椒，甘密和糖。扛包的码头工聚在他们的棚屋里烧晚餐，肉骨茶与咖喱的香味浓浓弥漫着，高鼻深目的印度人在卖能折叠的奶油煎饼，披着沙丽的女人顶着浑圆的水瓮姗姗而来……苏甸很孤独，坐在门口等阿根，阿根却没有回来。圆月挂上椰梢的时候，月光如水银泻地发人愁思，苏甸不禁想起月姑的鱼丸汤，离开唐山已经是整整两个月了，想到唐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，他的鼻子不由微微的有些发酸。

不知是骤然离船，还是咖啡喝多了，这一夜，他宛然还在海上乘风破浪，目光炯炯到下半夜，临近清晨，方眯了一觉，他梦见月姑在鼓浪屿四眼井摇着吊乌汲水，乌黑大髻上插着清香四溢的玉兰花，杏眼横波，柔情似水，醒来已是热辣辣的晌午，底裤粘湿冰凉一片，他坐起来，揉着惺忪的眼睛，不知身在何方，听到阿根与碰婶在厅堂里随便说笑，才想起这是南洋。

阿根晃荡着肩膀进来，见苏甸盯着换下的湿滑底裤发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阿甸，小兔崽子，你梦见女人啦。苏甸星眼朦胧，口齿不清地问阿根自己是不是病了，阿根放声大笑，你真是只嫩姜芽儿，你这是成人啦，可以传宗接代了呢！

苏甸大羞，悄悄地去汲水洗涤，看到碰婶，脸竟涨得通红。碰婶大大咧咧地说，哎，睡好了，可要睡好吃饱，小小年纪离乡背井，不容易咧。阿根笑着说，阿甸，你想好，要在这里搭帮，还是要和我去行船，我们过两天要去爪哇，还要去答哩。苏甸说我先搭帮，把船钱还清再说，阿根说你在船上也可以还么！苏甸说，我要学说番话，还是跟碰婶在一起罢。

噢，碰婶，碰婶，你有了小相好的了，阿甸，你不当水手，可不要后悔哦。筋骨无比强壮的阿根咯咯笑着，走了。碰婶说，阿根是四海漂泊惯了的人，说话都是没遮拦的。苏甸眼巴巴目送阿根远去，转过身来擦桌抹椅，侍候肤色各异的客人。

过了两天，碰叔从吕宋回来了，碰叔是正宗唐人，粗硕乌黑的辫子盘在头顶上，热得一脸油汗。他看到苏甸，高兴地说，哟，你坐理元的船来的南洋，理元是我的侄孙呢，他是土生子，不知四书五经，只精通洋文呢，这年头能通洋文是最好，我们理元年纪虽小，在南洋的头面却是大得很哪。

刚入门就胡吹海侃的，碰婶说，阿甸，不要理他，你早上做活，下午可以去找其他头路，要不你到头来船钱都还不清的。苏甸却犹豫着，总觉得吃人家的，睡人家的，还出去赚外快，有些说不过去，他犹豫了好几天，才去整了一套剃头刮脸的器物，笑嘻嘻到码头椰树下去帮人剃头，剃的自然都是说闽南话的唐山客，甩剃头挖耳蛮熟练，可只会剃留辫子的半瓢，洋人与土番的脑袋均不敢打理，再加上言语不通，价格总比别人少一文。幸好这个热闹的港湾来来往往的唐山新客很多，他总算没有闲着，不多时，便赚了一堆中国铜圆和荷兰硬币。

渐渐的，苏甸有了盈余，他还了船钱，给家里汇去一笔过年的费用，自己添置了一套竹布唐衫，大腰裤，对襟衫，这里一年四季闷热，穿单衣都累赘，苏甸很喜欢苏理元的短发和精干利落的洋装，可洋装不是每个人都能穿的，碰叔说苏理元为了穿洋装，要向红毛政府提交申请，还请了律师交涉呢。

理元有玛腰头衔呢，玛腰你知道罢，那是唐山人在南洋最大的官！碰叔唠叨多次，很为本家侄孙得意。碰叔有些懒，话说得多活做得少，南洋闷热，白日里所有的人都懒洋洋的，一到夜里则生龙活虎，靠沙滩那排棕皮屋烛火通明，没几日就要烧掉一牛胃的脂油。他们做着夜里才能做的热门生意，推牌九，吃乌烟，有棕肤圆眼的番女伺候，寥寥数夜，就能将一个码头仔的月薪耗光，大家都年轻，都离乡背井，寂寞得要发疯，乌烟的生意尤其好！

读过一点四书五经的苏甸不嫖不赌，但毕竟是年轻，血气充盈，有时到那里帮人剃头，一些赤裸裸的交易常常令他心惊肉跳。他夜里睡在小套间的小藤床上，有时听得主人房里吱吱扭扭响动渐趋热切狂暴，起先不甚明白，照睡不误，后来渐渐省事，便有些燥热不安，白天看到碰嫂便低了头走路，番里番气的碰嫂对苏甸却好得不得了，家里有吃的，碰叔一半，苏甸一半。

他还是个孩子呢，碰婶说。清晨，碰叔桌上的椰乳喝不到一半，苏甸往往已经在打理店面，他做事不大言语，有时发一阵子楞，就能将门面变出一个崭新格局，很快地，碰婶生意比其他人要好得多。

今天是九月初九，午后，一向懒散的碰叔突然精神起来，带着混血的儿子得利去买鞭炮，说苏家又在安南打造了十艘青头船，今日进港，大头家理元要去马来西亚开辟橡胶种植园，这个船队交给小头家阿根，还要聘一金沙人跟船，碰叔要去应聘，一大早就让苏甸将头皮剃得发青，说尽管是 본가，还是马虎不得，他这些年到南洋东跑西颠，年过三十尚未发财，对在唐山的家乡父老没法交代。

听到这话苏甸心里一颤，自己也来一年了，总不能这样长期弄帮下去。

码头上苏家船队浩浩荡荡，新的青头都是面宽底尖的深水船，一时间，渔港里桅杆林立，在气势上竟把那边红毛的火轮比了下去，天妃宫香火缭绕，少主苏理元精气神十足在码头上走来走去，亲自将绣着“天上圣母”的三角旗冉冉升上桅顶。

苏甸远远注视日理万机的苏理元，理元此时不过二十出头，生就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身着干净利落的洋装，一举一动，均是大家风范。

苏甸顿时自惭形秽，退到很远的槟榔树下，举起自己的赚吃行头，端详许久，深深吁了一口气，将行头用土法染缬的沙笼布包了起来，夹在腋下，穿过热闹街市，朝绿油油的热带雨林走去。他在林里替割胶人剃前额，胶园是理元家的，割胶的多半是能吃苦的唐山新客，常年住在亚答叶搭建的吊脚屋里，苏甸在竹编内屋替人挖耳屎，剃头皮，到傍晚方汗淋淋走出林子。

码头上热闹的庆典早已结束，凉爽海风尚未上岸，街上的住户纷纷往门口泼水降温。南洋没雨的日子都是热的，苏甸敲开一只青椰喝了，意犹未尽，又敲了一个，这时里屋发出嘿嘿笑声，阿甸，你长大了不少，还那么能吃能喝呀。

苏甸惊喜地看到阿根坐在屋中的藤转椅上，摇摇晃晃笑着，我喝完鸡血酒就过来了，跟碰婶说要带你走，她舍不得，说你番话还没学好呢。正在倒咖啡的碰婶狠狠敲了阿根一记，没正形的货，阿甸，他说反话呢，别听他的。

苏甸笑着从包里掏出一只泼刺刺的榴莲递给碰婶，碰婶说，你整日买东西，自

己还能剩多少银子？阿甸，你是该走了，该自己去闯天下了，老跟我搭帮是没有出息的，你今天就跟阿根的船走吧。碰婶悄悄掏出五个盾，我借你做本，到时要还哦，不还我可要收高利，还要与你打官司，记住哦。

正坐在桌边喝咖啡鲜鱼汤的碰叔说，阿甸，你真是有女人缘，我这个番婆是从不借钱给房客的。碰婶说我和阿甸有缘嘛。苏甸倏地涨红了脸，阿根哈哈大笑，阿甸啊，看来这一年来你是个长心不长，还是个嫩生生的姜儿呐，行，你要想走就跟我走。碰叔说，阿根，阿甸是好孩子，不要教坏人家咧，阿根说，我也是好孩子啊。碰叔说你是担屎担尿不偷喝。

阿根又大笑，当夜在碰叔家住下。苏甸说，阿根啊，你都做统领了，是大人物了，还到这儿蹭饭吃咧！阿根说碰嫂的饭香嘛，你买的榴莲也不错，够浓够香醇，好小子，都会挑榴莲了，在这里挑榴莲算是门学问呐。苏甸突然闷闷地，阿根，我什么都做得，头却是一直剃不好。

阿根快言快语道，剃不好就别剃了嘛，何必在一条道上把自己堵死嘛，我看你是天生的水手，不出两年也是统领的料。怎样，跟我去行船，要行船你可以把钱还给碰嫂，把命交给我罗。

苏甸眼睛顿时闪光，不，我不当水手，但我明天就跟你到答哩去，明年一定将钱还给碰婶。

随你，随你！阿根呵呵笑。

苏甸跟着阿根启程。一年来他经历了一些风雨，圆脸现出了棱角，阿根当了统领，在船上亦无闲工夫与阿甸磨牙，八天的航程显得无限漫长，苏甸不时盯着湛蓝海面发呆。

这天夜里，闷极了，



昔日南洋街景 图片出处：葛月赞《新加坡图片史》

一轮圆月罩着晕圈，阿根命人检验碇索，加固船舱，苏甸要去帮忙，阿根说免了罢，今夜可能起风，要警醒些，你去叫他们烧些点心，再检查一下水柜。

苏甸忙到半夜，风果然来了。

偌大船队全降了帆，乌压压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漂流，听天由命吧，阿根领头在船头喃喃，愿天后保佑！月儿逃走了，天也晕了，唯有风浪肆虐，滔滔巨浪如野马咆哮，没完没了的轰鸣激得苏甸热血奔涌，他莫名其妙冲着狂野的浪涛呼啸，大笑，幸好没人看到，他任性胡闹了一会儿，回到船舱，取出精心裹在纱笼布里的剃刀轻轻擦拭，擦得铮亮，包好，双手捧着，高高举过头顶，走到船舷边，哗的全丢到海里去了。

那是找不回来的东西，苏甸泪流满面。

这时雨下来了，哗哗冲刷着，风势减弱，所有的人都冲到甲板上，剥光衣物，赤条条沐浴着风雨，欢声雷动。苏甸愣了一下，也加入这个疯狂的旋涡，他们搓洗身上多日积垢，彼此嘲笑对方不见天日的部位，苏甸在尽情的狂欢中看到自己结实的胴体闪着油光，泪水与汗一起消失殆尽。

临近海岸，阿根说，阿甸你到了，自己下去，我明年来接你，记得还碰掉的钱哦！苏甸踌躇了一下，有些留恋地望着阿根，阿根递给他一小包蛇药，正色道，走吧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斩截一些，你既不肯跟着我做水手，就自己赚吃去，我们或许后会有期！

注1：岷栈，闽南港口为适应华人出国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客栈，兼办新客的出国手续，亦接待回唐山的华侨。本乡人或同姓优惠。

注2：白话，由英国伦敦公会牧师养为霖与归正教牧师合创的，曾经在闽南地区流行的拼音文字。

注3：搭帮，亦叫“弄帮”，唐山新客初到南洋，住到开商店的乡亲家中，帮主人做些事，免房租。

第二章 答哩女孩伊丽

苏甸站在桅杆林立的答哩港口。

这个港口比星洲久远得多，答哩的帆船颜色鲜艳得令人难以相信，仍然是五色人种混杂，叽里咕噜的土话，还有洋文拌在一起，苏甸任意逛了一会儿，拐入亚弄街，石板路悠长，汉字旌旗飘拂，到处是闽南小吃，他肚子咕咕作响，一屁股蹲在竹矮凳上，吃了两海碗炒米粉，三条炸五香，一壳椰汁，意犹未尽，又叫了一包椰汁米糕揣在怀里。

苏甸走过美国花旗银行，在椰林掩映的沙滩上踽踽独行，日头刚刚升起，照着槟榔树下耸脊翘檐的妈祖庙。他坐在庙前石阶上歇息，恍然间回了唐山似的。

这时一群佩短剑戴箬笠的唐山客担着山里土产悠悠前来，也坐下来歇息，苏甸站起来彬彬有礼地问好，他们夜间都宿在这颇为空旷的庙里，日里去山里卖些针钱头脑，也办些土货，苏甸见他们的发辫俱以红线为绂，知道都是从闽南来的，熟悉的乡音竟令他热泪盈眶。他毕竟是个半大孩子，猛然间独自下船，心里有些空空落落，见了乡亲竟言语哽咽。

赚吃要紧，他们都担着货走了，苏甸入庙，跪在蒲团上磕头，然后站起来环视四周，走到哪里，都见得妈祖娘娘呢，这庙里还算干净，他在墙角睡了一觉，醒来是傍晚，坐在藤皮席上呆了一刹，起来，将庙内外一一打扫干净，到唐人街头置了行头，杂货，回到庙里，点上洋蜡，读一本没头没脑的闲书。那不知是谁搁在墙角的，读了半天，读了两个宋代生意人的故事，苏甸想生意人虽不如读书郎，今生今世，你却做不成读书郎，剃头刀亦早丢到海里去了，就铁了心做生意吧。

苏甸定下心来，睡了。

做小生意是苦的，涉露出行，戴月回归，苏甸起先与大家结伴而行，后来觉得聚一团彼此抢生意，又伤和气，雨季过后，就开始独自远行，他担子沉重，脚力强健，只身穿行在湿润蓊郁的崇山峻岭里，答哩的山多半是曾经吞吐过岩浆的火山，山口宛然犹如美人肚脐，肚脐边就是乌油油肥沃的泥土，草木浓郁浓翠，聚居着黝面髭跣的土著。

苏甸随身携带托阿根从泰国买来的蛇药，风餐露宿，有时住土人的棕皮屋，有时睡在古旧的汉庙里，这里番居的汉人多半是明初从漳州月港乐起航而来，在丰美富饶的火山边上披荆斩棘，形成比较特殊的村落，近来沿海番舶在答哩聚集成番市，众多人口渐渐外流，留守在山里的多半种植橡胶，浓黛的胶林一圈一圈绕着山峦。

苏甸晨起出行，往往比割胶人还早，离开妈祖庙，肩挑重担穿行在雾蒙蒙的热带雨林里，日落时分到达火山口唇边，当啷当摇动拨浪鼓，便可看到乌油油赤身的

孩子们挂着山猪牙项坠雀跃而至。

他卖的成药中有一款糖圆，是自己做的，红糖生姜烺融制就，婴儿拳大小，包在蕉叶里，乌油油有浓郁的姜香，原本是番居唐山产妇在月子里的收敛之物，携至原住民部落，却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玩意儿，沾满泥巴的小手都托着铅钱来换，人手一圆，对抛玩耍，好玩又好吃。

他们又去摸苏甸乌油油盘在头上的辫子。苏甸的藤制圆箩里，是林林总总的针钱头脑与女人们喜欢的鲜艳绢花。木箱里则满满插着闪蓝尖突的铁器物，是新的，土著生子一岁便要佩匕首，匕首要在火山石上磨得雪亮，名曰不刺，不刺却是可以刺人的，偶尔也有极锋利的洋刀，是男人们要的，这里的男人们轻捷善斗，却是与世无争，只是一味地刀耕火种，满山瓜果一年四熟，瓜熟蒂落。

苏甸进村都是笑嘻嘻的挑得很多，因为一头重，圆箩底部往往叠着生铁锅。他戏称自己这是阴阳担，夫妻挑，你要什么了，说一声，下回准保带来。

苏甸什么都卖，唯独不卖烟枪与烟土，吸乌烟的土番脸色灰黑，他们的烟枪都是山上的竹木削就，很粗糙，土人都跟苏甸很好，一个在星洲厦门街见过世面的头人，屡屡要苏甸带唐山人的烟枪来换他屁股下那个家传的青铜鼓，苏甸玩笑道，把你老婆换给我算啦，我现在就缺个能理家的婆娘。烟鬼头人果然就在他那些灰塌塌的婆娘中挑了一个，唤她跟苏甸走。

苏甸精明的眼光将女人从头看到尾，笑着说，算了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有烟瘾的女人我要不起，缺德的事我也不敢做，做缺德事儿要遭报应的。看上去还算年轻的女人裸身披发，跟在他身后恋恋不舍，一直跟到山坡上，苏甸倒吓坏了，挑起担子飞也似的跑，好似后面跟的是屁股雪白无比凶猛的爪哇野牛。

从此苏甸不敢随便跟头人开玩笑，不过平时嬉笑间他的买卖总是很好，回程担

子自然是满的，他收胡椒和咖啡到码头上卖。答哩的咖啡全种在火山口边黑土上，味道浓郁，脱手容易，一般价位都很高。



马来人 图片出处：葛月赞《新加坡图片史》

这天傍晚，他卸下重担，在花旗银行前的咖啡摊吃点心，刚刚坐下就发现不苟言笑的土著老板娘换了年轻乐呵呵的娘惹（注1）。美丽的娘惹芳龄二八，微髻乌发掩映着水汪汪圆眼，笑起来嘴角有一圆润小涡，肤色乌油油

的，穿的是宽大的地道唐装，却不着绣鞋，她腿很长，结实的脚腕裸露，趿着红色木屐，笑吟吟朝阿甸走来，你好，我是伊丽。

伊丽很显然是番名，苏甸望了一眼这个与众不同的娘惹，她不锯牙齿，不嚼槟榔，青春勃发干干净净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伊丽举止活泼，她先给苏甸倒了一杯上好的咖啡，朝里屋叫道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看他像不像我哥？

伊丽的母亲伊努是全黑的土著，深眸大眼，她笑得眼角皱纹阳光似的闪射，谁像你这么傻，只要是唐山人都像你哥，这是阿甸，阿甸在我们这里喝了半年咖啡啦，他是极好的客人，你今后要好好招待他啦。

伊丽竟有些羞涩，在母亲跟前扭了一会儿，老伊努笑道，阿甸，你看我这女儿，从小就大大咧咧的，刚读完义学，懂洋文，还识一点汉字咧，竟也学会害羞啦。

苏甸看着伊丽，脸微微发烫，只是他已经被热带阳光烤得黑红，再红也看得出来，终日在荒山野岭奔走，他变得强壮有力，但此时这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汉竟不敢正视伊丽，伊丽追根究底地打量苏甸，火辣辣的美丽好似晌午阳光，逼得他抬不起头来，只好将清澈目光全倾在伊丽丰润的天足和鲜红木屐上。

伊丽短暂的羞涩瞬息即逝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她便热情如火，特意为苏甸加煎了一盘香喷喷的椰浆米糕，说是送的，不收钱。苏甸把肚子吃了个磁实，把钱押在杯底下，伊丽抽出来，任性地丢到他的藤筐里，他无奈笑了一下，收拾自己的担子回寓所去，伊丽矫健丰润的脚踝一直在他面前晃动，一夜无眠。

次日他到街上办货，脚底浮浮走到花旗银行前，还是要付伊丽那一碟椰浆米糕的钱，伊丽骤然大怒，圆圆眼睛要喷出火来似的，艳丽非常，就算我请你还不行吗？初次见面，应该我请你才是。

谁请还不是一样！

伊丽的脸色阴转多云，圆眼笑成月牙状，烈火旋风般在店里忙活，忙里偷闲，快手快脚给苏甸端来一碟西式煎蛋，苏甸吃完伊丽烹制的早餐，规规矩矩付了钱，这次伊丽收了，跳转身妩媚笑笑，天天来呵。

苏甸果然天天在伊丽的店里吃早餐，有时进山生意稠密，几天不回，伊丽会叫母亲看店，自己披着鲜艳的纱笼，跑去路口那浓郁的菠萝蜜树下去等待。

苏甸转过山峦每每目光骤然发亮，高挑靓丽的伊丽如火烈鸟闪将出来，笑吟吟递上一椰壳凉果汁，问这问那，苏甸却窘得说不出话来，本来停在鼻尖上的汗珠，止不住一粒一粒往下掉，伊丽抽出纱巾给他，他看了雪白纱巾一眼，不用，通红的脸扭到一边，根本不敢看她，挑着担子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伊丽步步紧跟。傍晚红霞灿烂时分，目不斜视的苏甸后面总是跟着热情似火的伊丽，他们粘湿炽热的推搡成了答哩街头常见的一景。

巴达维亚来的伊丽眼里只有从金沙来的苏甸是尽人皆知的事儿。有一个刚从唐